

依我私见——偏也见好陋见也好浅见也罢——就某一点而言，日本文学有三个代表性作家：夏目漱石、川端康成、村上春树。漱石欣赏“中国美”，川端推崇“日本美”，村上强调文体美。

先看漱石与“中国美”。不言而喻，去年是抗疫的特殊年月。尤其上半年，网上办公、网上授课、网上讲座、网上开会。既是网上，那么只要能上网即可，地点不限。无分城乡，无分水陆，无分朝野。于是我乘机溜回老家乡下。一川清风，四野明月，鸟啼树端，蛙鸣水畔，花草拥径，瓜果满园，晨露朝晖，炊烟晚霞。虽非以草为枕，但终日与草为伴，“绿满窗前草不除”。如此这般，我想起夏目漱石的名作《草枕》。随手翻看之间，倏然心生一念：翻看不如翻译。

黄昏的时候，抵达湖南某市。书城的经理在宾馆门口等我。握手，寒暄，登记入住。

打开自己所住的房间门，下意识地扫视了一眼，这已经成为我的习惯。我很满意。

大江南北，我去过不少地方，但我个人感觉，仅拿宾馆来说，南北差异，东西部差异，都是很大的。在广东那种地方，一个小镇都会有五星级宾馆。但在北方，或者西部，一个县城都难得有一家五星级宾馆。

被套上的洞

安武林

我在卫生间，先试了一下热水。真好，二十四小时不间断。再看房间，椅子，凳子，水果盘，两瓶矿泉水，一小瓶可口可乐，一小瓶雪碧，均是免费供应。WiFi是不用密码的，自己的房间号直接连接。床上的被子、枕头、雪白、柔软、蓬松。一下子让人彻底放松了，不由得让人想睡上一觉。这种感觉很奇怪，又很甜蜜。

我拉开被子，正想在床上躺一会儿，突然，发现胸前的被套上，有一个黑乎乎的东西。我以为是烟蒂的灰洒落在上面，或者是被烟蒂烧了一个洞。我坐起来，打量了一下，原来是被挂开的口子，如一分钱硬币那么大。这是意外还是磨损，我不想去深究，但这不是我的责任。我要申明一下，免得临走的时候纠缠不清。

我拿起了电话，想拨打前台，让她们把服务员喊上来。但我略微迟疑了一下，改变了主意。

我穿上鞋，走出门外，冲着楼道喊了一声：“服务员！”

“来啦！”隔壁应了一声，原来服务员在隔壁收拾房间。

我把服务员叫到房间，指着被套上的洞说：“你看，这里有个洞，不是我弄的，是你们原来就有的！”

服务员的脸顿时就红了，她忙不迭地向我道歉，然后就扯被套，给我换新的。

我说：“不用换，不用换，挺干净的！”

服务员说：“必须换，必须换，是我工作失误！”

服务员给我换完被套，深深地向我鞠了一躬，然后走出房间，带上了门。

我之所以没有给前台打电话，是我想到一个极其细小的问题。如果我给前台打电话，就等于是在顾客投诉，而这位服务员，轻者算是工作失误，免不了要挨一顿批评。重者，恐怕还要扣奖金什么的。我有基层工作的经验和经历，深深理解基层工作人员的辛苦、不易，再细心的人也会有疏忽的时候。

因了这份小小的善举，小小的宽容和理解，我自己心里都挺开心的。

我打开电视，电视里有个歌星正在唱《让世界充满爱》。是的，如果我们每个人都在生活中持有一份爱心，一份友善，那么这个世界真的会变成美好的人间。

于是遥望南天，欣然命笔。《草枕》以美文见长。开篇即美词丽句联翩而来：“役于理则头生棱角，溺于情则随波逐流，执于意则四面受敌，总之人世难以栖居。”难以栖居也要居，“白居易”断无可能。如何居呢？漱石开的处方是：美！审美，追求美，追求超越人情世故的“非人情”之美。而“非人情”之美的核心是“东洋趣味”。“东洋趣味”的核心是中国趣味——“中国美”。

例如目睹美女，主人公“我”想到的是“春宵一刻值千金”；坐于草地，想到的是楚辞“滋兰九畹，树蕙百畦”；泡温泉，想到的是“温泉水滑洗凝脂”；夜晚漫步寺院，记起的是宋代诗人晁补之的《新城游北山记》：“于时九月，天高露清，山空月明，仰视星斗皆光大，如适在



心仪经典 (油画) 项仕中

人上……”

漱石认为西方诗歌的根本在于叙说人事、人世之情。因而，无论其诗意多么充沛，也时刻忘不了数点银两。“令人欣喜的是东洋诗歌中解脱了。采菊东篱下，悠然见南山。此情此景，说明在那一时刻彻底忘记这热不可耐的尘世。既非院墙那边有邻家姑娘窥看，又不是由于南山亲友当官。如此超然出世，心情上得以远离利害得失的万般辛劳。独坐幽篁里，弹琴复长啸。深林人不知，明月来相照。寥寥二十字别立乾坤……”与此同时，漱石还通过画家“我”这一男主人公将日本、中国、西洋(和、汉、洋)在审美趣味上的差异加以比较：“大凡中国器物无不异乎寻常。无论如何都只能认为是古朴而有耐性之人发明的。注视之间，那恍惚忘我之处令人敬畏。日本则以投机取巧的态度制作艺术品。西洋呢，大而精细，却怎么也去不掉庸俗气。”

如何，非我瞎说，漱石是最欣赏“中国美”吧？相比之下，川端康成则更多时候推崇“日本美”。请看《雪国》描写主人公岛村坐在火车上往窗外看的开头一段：“镜底流移着夜色……尤其少女的脸庞正中亮起山野灯火的时候，岛村胸口几乎为这莫可言喻的美丽震颤不已……映在车窗玻璃镜中的少女轮廓的四周不断有夜景移动，使得少女脸庞也好像变得透明起来。至于是否真的透明，因为脸庞里面不断流移的夜色看上去从脸庞表面经过，以致无法捕捉确认的时机。”——美，如夜行火车车窗玻璃上的影像，充满偶然性和不确定性，空灵、幽深、朦胧、虚无。引用川端康成诺贝尔文学奖获奖演讲的结论：所谓日本美，即“同禅一语相承的虚无”。可话又说回来，禅可是中国本土化的佛教并从中国传到日本的哟！

至于村上，他强调的

更是带有“美国风味”的文体美，修辞美。他说文体就是一切。“我大体作为专业作家写了近四十年小说，可是若说自己迄今干了什么，那就是修炼文体，几乎仅此而已。”“我想用节奏好的文体创造抵达人的心灵的作品，这是我的志向。”恕我趁机自吹，读拙译村上，想必谁都不难感受村上文体的别具一格：作为日本人，他不同于任何一位本土同行；深受美国当代文学影响，却又有别于美国作家；就中译本而言，纵使译法再“归化”，也不至于被视为中文原创。若说我这个翻译匠迄今干了什么，同样是修炼文体，“几乎仅此而已”。

至于村上，他强调的

发人深省的是，在日本明治维新后全面“脱亚入欧”之际，夏目漱石欣赏构成“东洋趣味”核心的“中国美”；在战后美国文化汹涌登陆之时，川端康成推崇其来有自的“日本美”；在人们迷恋快餐文化的风潮中，村上春树字斟句酌地慢慢提炼文体美。是以各领风骚，横绝一时。

待到竹林中开始败

冬笋肉质细腻紧实，是上好的山珍佳肴。随便炒肉片炒冬菜白腌菜炒蒜蓉炒豆腐干，都非常好吃。春笋之于冬笋，最大的区别就是个头变大了。另春笋含水量大大增加，细胞呼吸更快，更不便贮藏。

至清明节气，许多春笋已经破土而出。一般来说，这时出头偏长的笋，我们不再挖回家吃，一则这样的笋刮肠胃不好吃了，一则待它长成竹子更好。此时还在泥土底下的笋，肉质细嫩，还带着一丝甜味。待到谷雨前后，已经探头的春笋或者已经长成两三米高的新竹模样，底下几节笋壳也开始脱落，或者因供养不足，败笋褪笋了。

从冬笋到赶蓬笋

赵玉龙

生。靠阴面的竹林中又会冒出最后一批新的竹笋，从泥土中快速拱出。这批笋因生长环境温暖湿润，生长速度很快，往往一夜之间就可以快速拔节，因而被称为赶蓬笋，意为赶在所有春笋败蓬之前再长出来的笋。这赶蓬笋笋衣特别薄，笋肉洁白鲜嫩细腻，且甜津津不刮肠胃，甚是好口。

村民喜欢起早上山，趁着赶蓬笋还没有拔节长高，挖去炒着吃，或者自制成笋干。我外婆总说，赶蓬笋最好吃，不刮肠胃。

就此转发分享之：“聪明是一种能力，属于神经系统功能和理解力。智慧却是真谛，是适时的调整，是礼貌的致歉，是心平气和，是妥协让步。”微信我呢，不会生气，唯依附电，所以连理解的聪明都没有，只好删减拼凑几句：大概，人人都有表达的欲望吧。各种物质秀是不是典型的金钱表达？做慈善是不是一种道德的表达？

不过，确实因为表达的需求不同，表达的方式和分寸得与否则，表达有时候看起来像是表现，甚至是表演。反正，发个微信，没有直面观众之忌，也没“慎独”设置，且一键独舞。

说到舞台平台，丰富两字还是要的，各种生命气息，应有尽有，整齐划一的单调，也没味道。观者不也正好，借此复习一下充耳不闻，过目就忘的本领，走过路过，谁说就不能错过呢。

蓝山

幸福着，烦恼着

坐到书桌前，启动这一天，打开电脑的动作是不经意的，就连密码也全靠手指的肌肉记忆。视线下意识飘过茶杯上的热气，飘过窗台上右侧的莎士比亚坐像，正中的灯饰，红色山字形灯台上蜡烛状管子的顶端，七盏小灯发出橘红色温暖的光。天，灰蒙蒙，有些湿润，是斯科纳省冬季的早晨典型的样子，已开始透出些亮。她的视线突然被另外的眼睛拽住：有人正看着她。

对面楼上的窗户。红色大边框里有三个白色窗框，每扇窗有三层窗格。红白配之外，环绕着比窗框的赭红暗上一层的红瓦，红瓦右上角的屋檐处，天空下，时有一对鸽子。这是她不曾选择倒也百看不厌的风景。

此刻，有两张脸孔紧贴右侧底部那半扇玻璃，把一块方格填满了。

一个四十岁上下的男人，微侧着头，下巴抵住窗框，发中分、蜷曲，鼻子挺拔，眼窝深陷，脖子线条明晰。一个和男人年龄相仿的女人正面的圆润的脸，搁在男人头上。她定神看去，便明白他们其实并不是看她，他们只是在看，挤在窗玻璃那儿。在这两张清晰而古怪地泛着橘黄的脸庞周围，一片灰黑。橘黄色让两张脸多了一重夸张的效果，好像默片。隐约可辨，左侧有一支粗壮的红烛，右侧有一只墨绿色花盆。

她不敢让眼睛须臾离开这画面，赶紧伸手摸索出手机，按下快门。很不凑巧，只按了一次，内存已满。等她重新举起另一部手机，对面倏地一闪，全都灰黑一片。

细看那张拍下的图片，还真有，好像她把两个人活生生拽住，留在了图上，谢天谢地。

“快看，快看！”她说。

他看了一眼。没发出她期待的反应。

“没看出来？”他没有。

她只好指着照片上的那一个方块，启发式的：“你在这儿看到什么？”

“他们家里屋那儿射入这一屋的光线啊。”

“就只有这个？”

“是啊，还能有什么？”

她喜欢奇谈，喜欢幻象。尽管如此，稍稍压住激动，她其实是心服的，没错，那当然是光线和窗台植物合作而成的影子。然而大脑并不质疑的事，还是让她牵肠挂肚。相机捉到的图像上脸孔明明在，已不能更清晰了，可他竟看不见。而她的视线也定格在两张脸上，无法让邻人屋里散出一束光复位。

不是里屋的一束光。有一个眉目挺拔的男人和一个珠圆玉润的女人，好像对外界有说不出的接触愿望，好像，他们也被疫情期的戒严令压得格外想朝外。脸紧贴玻璃，连带整个人眼看着就要从玻璃那儿冲出来。当然，那男人有一种处乱不惊的克制和冷静，与其说是性格，不如说是脸部线条所造就。那女人，谁知是不是戒严让她圆润的呢，多喝了点牛奶，多做了几次甜点，数周没迈出门。也可能，那女人确有从不抱怨的性格，乃至生就一张四喜丸子的脸。这张脸，不是典型的北欧风格，反而是如来佛呀京剧脸谱式的，一个线描人物。即便是线描，还是可以烘托出圆润的下巴来的呀——她又想到，线描真是值得玩味。若不是因为那年地震，她本是画得一手好线描，本是要继续学画的。

第二天早晨，一醒来，她就奔到这扇窗口看对面的窗。他俩今日也在，只是比昨日淡远些，转瞬消失了。好像只为告诉她，他们真的在，就忙别的去了。第三天，少见的冬日晴朗的天。什么也没有。这两人，是要在特定的晨光下才可能露脸的。她注意到，说来也怪，那一对一胖一瘦的灰鸽，有些日子没在屋瓦上了。



要充耳不闻，也很简单：“不看他(她)”一键搞定。假如你喜欢的不是眼不见为净，又足够果敢，我支持你直接按下“删除”键，它们就是为你的表达做的，比当年清理满信箱的垃圾可方便多了。如此，一键“清”心，既成全了他(她)的快乐，又除去了你的烦恼，微信我，自然又幸福了。说个也许不是秘密的小秘密，有人为防日后烦恼之患，在微信加与不加时，默默关机没电了，诸如此类的能耐，还是私信交流恰当。

就像，微信我的幸福是你们赐予我的一样，我的烦恼，其实也不是来自于我自身。尽管如此，我还是想看到你们：发挥聪明和智慧，利用我日益强大的功能，多一点幸福，少一点烦恼。

十日谈

让人迷失在朋友圈中的，是那些不认识的“朋友”。

责编：杨晓晖